

鳳凰涅槃

郭沫若 著
新世纪出版社

凤凰涅槃

郭沫若著



名誉主编：冰 心 萧 乾
主 编：傅光明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第四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645—3/I·185

定价(全八册):7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者 的 话

《现代名家经典》已是第四辑了。

第一、二、三辑出版以来，无论其编选内容，还是其印刷、装帧质量，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得到了一些入选而又健在的文学前辈的嘉许，以及一些入选作家家属的称道。这令我们甚感欣慰，也给了我们继续选编的勇气。

依照前例，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是指 1919—1949 年之间。本辑选取的郭沫若、叶圣陶、冯至、何其芳、鲁彦、艾芜、穆时英、彭家煌等八位作家，有的是五四文学的大家、骁将，有的是五四文学培育出来的卓有建树的著名作家。最末两位作家对一些读者而言可能稍觉陌生，但当年他们作品的影响颇大，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才被人们淡漠。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家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得到

了应有的重视。应该说，这是历史老人的公正。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是人们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前 言

1

前 言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很少有人像郭沫若那样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他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新诗的拓荒者，还是成就卓著的剧作家、书法家；他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在现代中国社会政治舞台驰骋半个多世纪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然而，郭沫若本质上首先是位诗人。这不仅仅是说他的《女神》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他在漫长的生命之旅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篇，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始终是诗性的：无论是青春狂飚岁月时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抑或中年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研究，以及暮年一些曲隐的心

声，都或显或幽地凸现出这位才气磅礴的文化巨人的诗人气质，诗人天性。他的小说、自传、散文、剧作、书法，甚至史学论文，都是可以视作诗来读的。

他出生于上世纪末。他的故乡是山青水秀的四川乐山。钟灵毓秀，少年早慧。自幼他就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另一位文化巨人鲁迅一样，他东渡日本初始也是学医的，只是觉悟到中国社会更需要开启民智，才弃医学文，投身于现代中国文化事业的营筑中。

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如电闪雷鸣，横空出世，是一个诗的新时代的嚆矢。但诗的武器并未令他完全满足，他又投身到更加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活动中。他曾是北伐军的文胆，嬉笑怒骂，挥斥方遒，写出了一篇篇血火交融的檄文。

然后是十年静默书斋，在异国他乡潜心研究悠久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他在甲骨文、两周金文的研究上获得重大突破，蜚声海内外史学界。

当东洋倭寇把魔爪伸向中华大地时，郭沫若冒险逃回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除了领导、组织各种文化宣传工作，他还创作了《屈原》、《虎符》等一批历史剧，借古讽今，声张正义，充分展示了诗人的卓识和才情。

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以一个诗人的心热忱地拥抱和创造一种新生活。他也担当过国家的忧患和人民的幸。当民族惨罹浩劫时，他的心也在流泪。

显然，要全面反映这样一位文化巨人的文学成就仅凭十七八万字的篇幅是极其困难的。编者只能依照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内小心翼翼

前 言

3

地选择，以期尽可能地使各篇具有代表性。

倘若读者朋友通过这本小册子的阅读，稍稍领略一些郭沫若独特的诗人风采，对他的文学成就增添一点感性认识，那就是编者莫大的慰藉了。

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郭沫若的女儿、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平英女士的热情支持和指导，在此谨致谢意。

1997 年 12 月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古太 1

牧羊哀话..... 1

叶罗提之墓 13

未央 19

落叶 24

红瓜..... 113

金刚坡下..... 122

地下的笑声·····	130
楚霸王自杀·····	143

散 文

芍药及其他·····	158
银杏·····	162
蚯蚓·····	165
小麻猫·····	171
小皮篋·····	178
竹阴读画·····	185
丁东草·····	192
飞雪崖·····	197
谒陵·····	204

诗 歌

凤凰涅槃·····	208
炉中煤·····	220
晨安·····	222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225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226
太阳礼赞·····	227
新阳关三叠·····	229
Venus ·····	231
天上的市街·····	232

目 录

3

黄河与扬子江对话.....	234
悼聂耳.....	240
水牛赞.....	242

牧羊哀话

—

金刚山万二千峰的山灵，早把我的魂魄，从海天万里之外，摄引到朝鲜来了。我到了朝鲜之后，住在这金刚山下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村名叫着仙苍里。村上只有十来户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旧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围墙；更有花木桑松，时从墙头露见。村南村北，没海一带，都是松林，只这村之近旁，有数亩农田，

几园桑柘。菜花麦莠，把那农田数亩，早铺成金碧迷离。那东南边松树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汇集万二千峰的溪流，暮暮朝朝，带着哀怨的声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我初到村里的时候，村里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国人，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幸亏这村南尽头，有位姓尹的妈妈，年纪已在五十以上，一个孤居，长斋礼佛，她听明了我的来意，怜我万里远来，无亲无眷，才把我留在她家中住下了。尹妈门首，贴付白色门联，——朝鲜风俗尚白，门上春联，也用白纸，俨然如同国内丧事人家一般。联上写的现成语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进得门去，小小一个中庭，薄有一些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间；中间正堂，两边住房，堂屋里有层间壁，隔成前后两间，有户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桌，当中供尊玉磁观音，左手有尊牌位。从户口望去，屋后似有菜圃一方，直接金剛山麓。尹妈叫我在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里别无他物，只有一张短檠，两面推窗，像是久无人居，早变就灰尘世界。

住在尹妈家里，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不知不觉地瞬已过我而去。我每日里，无论天晴落雨，从早起来，便去游山探胜，抵暮始归。一个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后的九仙峰外，这偌大个金剛，快要被我踏遍了。毗卢、弥勒、白马、永郎，凡这万二千峰的朝容晚态，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脑海之中；我只一闭眼，一凝眸，便——如同电影一般，呈现在网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会画画；不能把它完完全全地写了出来，画了出来，送给我兄

牧羊哀话

3

弟朋友们看看呢。

二

独坐在九仙峰顶，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阳光里的金刚，色相庄严，云烟浮动，我的灵魂，早已陶然沉醉，脱壳优游。忽然阵阵清风，从前山脚下，吹来一片歌声，哀婉凄凉，分明是女儿声息。侧耳听时，只听道：

太阳迎我上山来，
太阳送我下山去；
太阳下山有上时，
牧羊郎去无时归。
羊儿啼，
声甚悲。
羊儿望郎，郎可知？

歌声中断。随闻羝羊悲鸣声。铃声幽微，几不可辨。

羊儿颈上有铃儿，
一一是郎亲手系；
系铃人去无时归，
铃条欲断铃儿危。
羊儿啼，
声甚悲。
羊儿望郎，郎可知？

歌声渐行渐远，荡漾在清和晚气之中，一声声彻入心脾，催人眼泪。

非我无剪刀，
不剪羊儿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时令我魂消去。

非我无青丝，
不把铃儿系。
我待铃条一断时，
要到英郎身边去。

听到此处，我已忍不住涔着了眼泪。我忙立起身来，站在山顶西北角上一棵松树脚下。往下看时，只见那往高城的路上，有群绵羊，可三十余头，带着薄暮的斜辉，围绕着一位女郎，徐徐而进。女郎头上顶着一件湖色帔衫，下面露出的是绛灰裙子，船鞋天足，随步随歌。歌声渐远，渐渐要不能辨悉了。

羊儿！羊儿！
你莫悲哀；
有我还在，
虎豹不敢来。

虎豹它纵来，
我们拚了命，
凭它衔去哉！
羊儿！羊儿！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声，早随落日西沉。女郎的影儿，也被前山拖去了。我的灵魂，在清冷的山气中，受着洗礼。我立在松树脚下，不知过了几多时辰，早已万山入眠，群星闪目，远从那东海天边，更飞上了半规明镜。

三

——“大国的客人，那是我们闵家佩蕙小姐呢！”

我同尹妈二人，坐在堂檐边上，谈说日间所见。尹妈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诉了我。

——“既是位名门小姐，为什么在这里亲自牧羊呢？”

我这一问，似乎打动了她无限的心事。她紧紧地望着空中皓月，半晌不曾回答我。我从月光之下，偷看得她的眼儿，早已成了两个泪湖。我失悔我不应该盘根究底，这样地苦了她，我正屏息悬心，搔摩不着，尹妈渐渐拭了眼泪，从新转向于我。

——“伤心的往事，本来想绝口不提。客人既是殷勤下问，我不能够辜负你。但这万绪千头，我不知道该从何处说起呢！”

停了一会，她又才往下说道：

——“佩萸小姐本来不是这里的人，十年以前，她家住京城大汉门外。小姐的父亲闵崇华，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当时朝里，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定下了甚么合邦条约。闵子爵一连奏了几本，请朝廷除倭安邦，本本都不见批发。子爵见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便弃了官职，携带一门上下，从京城里迁徙而来。

“子爵前配夫人金氏，十六年前早已过世。继配夫人李氏别无生育。金氏夫人死时，佩萸小姐，年才五岁，子爵怜爱异常，命我一人贴身待奉小姐。我们尹氏门中，先祖代代，都是闵府家人，我的丈夫尹石虎，也是闵府中司事。我从前本有一个小儿，……”

说着说着，尹妈的声音便哽咽起来了。

——“我的儿子名叫尹子英，是闵子爵替他取的名字。子爵十分爱他，常叫他作‘英儿英儿’。英儿比佩萸小姐大一岁，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儿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萸妹。他们两人你怜我爱的，倒真正地如同同胞骨肉一样。

“李氏夫人也是名门小姐，从小时便到日本留学，毕业之后，又曾经游历过纽约、伦敦、巴黎、维也纳。算来是在国内的时候少，在国外的時候多呢。归国的时候，年才二十二岁，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后，已经满了三年。李府情人说合，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继室。子爵未弃官以前，李夫人在京城里，要算是数一数二的社交家。客人，你请想想，这样个聪明伶俐、有学问、有才干的新夫人，怎么能自甘淡泊，久受这山村生活的辛苦呢？

“闵子爵迁到这儿来以后，便住在那高城静安寺中；